

汤汤 著

一只小鸡去天国

Yi Zhi Xiao Ji Qu Tianguo

明天出版社



原创新锐
童话屋



汤汤 著



一只小鸡 去天国

Yi Zhi Xiao Ji Qu Tianguo

明天出版社



原创新锐
童话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只小鸡去天国/汤汤著. —济南:明天出版社,2015.5
(原创新锐童话屋)

ISBN 978-7-5332-8483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2469号

原创新锐童话屋 一只小鸡去天国

著者/汤汤

出版人/傅大伟

出版发行/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明天出版社

地址/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销/新华书店 印刷/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版次/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/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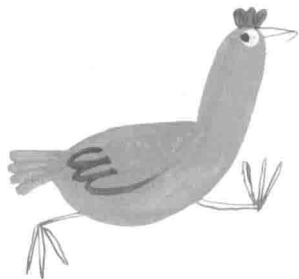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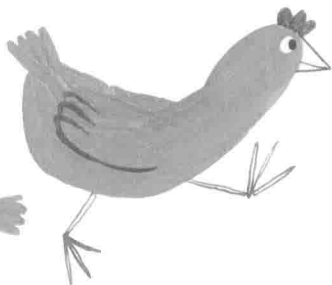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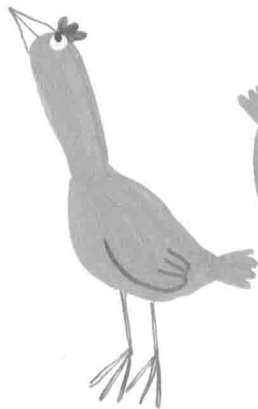
规格/145毫米×210毫米 32开 6.5印张 96千字

ISBN 978-7-5332-8483-1 定价/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:(0531)82098710

目 录

烟·囱	001
到你心里躲一躲	021
妖精的丰厚酬谢	047
一只小鸡去天国	065
别去五厘米之外	085
姥姥躲在牙齿里	101
守着十八个鸡蛋等你	127
阿泥	145
最后一个魔鬼在雕花木床下	165
芭蕊黛鹭花	181



烟·囱

烟·
囱

烟七岁时，遇到了一个失眠的鬼。

烟和他相遇的地点就在自家的土坯房里。

那时天差不多黑了，父母亲吃罢晚饭就去村头大槐树下凑热闹了。烟蹲在灶膛前，正扒拉着一只煨好了的番薯，突然，扑通一声，灶膛里涌出一股子灰，呛得她“吭吭”直咳，眼里也挤出泪来。

扬起的烟灰还没有平静，一个人从灶膛里“哼哼哼哼”地爬了出来。蓝绸缎的帽子，蓝绸缎的上衣，蓝绸缎的裤子，蓝绸缎的鞋面。奇怪的是，蓝绸缎上没有沾半点儿烟灰。

“你，你是谁？”烟问他。

“我，我是鬼。”蓝绸缎说。

“鬼，鬼是什么东西？”烟接着问。

“鬼，鬼就是人人都害怕的东西。”蓝绸缎说。

“你会吃人吗？”烟愈发好奇起来。

“不吃人，但人们一说到我，腿就发抖，脸就发白。你说可怕吗？”蓝绸缎的鬼笑着反问。

烟轻轻叹口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你可怕在哪里。但是，你为什么要爬到我家烟囱里头呢？”

这回叹气的是穿蓝绸缎的鬼了，他说：“唉——唉——我失眠，很严重、很严重的失眠啊。失眠是什么，小姑娘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失眠就是睡不着觉。”

“哦，可是为什么会睡不着呢？”

“因为我太聪明了，聪明到没有一个鬼能够懂我；因为我太孤独了，孤独到没有一个鬼愿意陪我。所以，我得了抑郁症，然后我就睡不着了。你可知道失眠的滋味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烟老实地回答。

“和一个小姑娘说话，真有些累。哦，那是令人发疯和崩溃的滋味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”

“哦，也许真的很可怕。”

“对了，我现在的名字叫阿睡，就是希望能够快点儿入

睡。今天我还遇到一个很好的鬼医生呢，他告诉我一个治疗失眠的最佳办法，就是每天黄昏的时候，找一根刚冒过烟的温暖烟囱，倒挂在里边，直到次日凌晨四点，一直在这根烟囱里，倒挂上八十八年，失眠保证治好。”蓝绸缎的鬼阿睡说。

“哦，是这样啊。刚才，你为什么掉下来吓我？”

“因为是第一次倒挂，不太熟练，不好意思哦。”

“一个鬼倒挂在我家的烟囱里，这是件好玩的事情。你喜欢我家的烟囱吗？”

“喜欢，很温暖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你天天来啊，不要到别人家的烟囱里去了。”

“你愿意借你们家的烟囱给我挂八十八年？”

“愿意啊。”烟脆声声地答应。

“哦，你真是个好姑娘。我无论如何都要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无论多么大都可以。”阿睡郑重其事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你快说吧，一个鬼是不愿意欠人情的，更何况还是一个小姑娘。”

“我要一对很长很长的睫毛，能像蝴蝶的翅膀那样扑扇扑扇。”

“就这？好吧，它实在太小了，其实你可以要许许多多

金子或者漂亮房子，真担心你有一天会后悔！”

蓝绸缎的鬼阿睡提起他宽宽的袖子，轻轻一拂，烟便拥有了——一对长长的睫毛，扑扇一下，就起一阵细碎的风。

“我看起来一定很漂亮吧。”烟摸一摸眼睛，开心得咯咯笑。

“对，很漂亮。”阿睡也跟着呵呵笑。

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忘不掉——”

“每天都不要忘记煮晚饭啊，每天都要让烟囱温温的、暖暖的啊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“是八十八年里的每一天啊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.....

虽然和烟很正式地拉钩了，这个叫阿睡的鬼还是有些不放心的，啰啰唆唆地吩咐了又吩咐，小姑娘烟答应得越干脆，他就越不安心呢。

烟囱当然每天都是温暖的。

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煮好吃的饭菜，早餐，中餐，晚餐，一顿不落。

等到爸爸妈妈吃了晚饭出门溜达，烟就在灶膛前对着烟囱说话：“阿睡，你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但是请不要吵我，我要睡觉。”

于是，烟不吵他了。自家烟囱里倒挂着一个鬼，这一点只要想想便足够让她兴奋的了。

好笑的是，阿睡经常失足从烟囱里倒栽下来，落到灶膛里，然后灰溜溜地爬出来。这个时候，阿睡是乐意和烟多说几句话的。

“倒挂在烟囱里，一定很累吧？”

“完全相反，惬意极了，尤其是那种暖暖的感觉，让人忘记忧伤。”

“那里面，很黑吗？”

“黑啊，但是往上看，总是能看见一颗星星的。”

“我也想试试。”

“你当然不能试。”

.....

烟长到十六岁的时候，慈爱的父母相继离世。

她一个人住在这间小小的土坯房里，每天都很悲伤。有一天，她甚至想随了父母去另外的世界。阿睡阻止了她：“嘿，

小姑娘，你忘记我们八十八年的约定了吗？你怎么忍心留给我一根冰冷的烟囱？”

烟常常忘记吃早饭和中饭，但是晚饭，她从来没有忘记煮过。

黄昏的时候，她坐在灶膛前。

“烟，我来了。”阿睡的声音从烟囱里传下来，听起来瓮声瓮气的。

“哦，里面还暖吗？”

“很暖的。”

“哦，那我就不吵你了。”烟不说话了，阿睡也不说话了。

但是阿睡开始哼歌，他的声音又粗又哑，哼的歌完全不在调上，并且只会哼一首：“一闪，一闪，亮晶晶，满天，都是，小星星……”

可是他哼得很认真，一直哼到烟慢慢睡去。

在阿睡走调的《小星星》里，烟就像一个依旧有父母宠爱的孩子那样，甜甜地睡着。

慢慢地，烟走出了悲伤。

烟到了结婚的年龄。

提亲的人很多，因为烟是个美丽的姑娘，但是那些人最

终都会选择离去。

有的人来，有的人去，每天如此。

烟最后懒得解释，贴了张告示在门上。很多人，看了那纸，摇摇头便离开了。

告示上写着：

如果你不能保证，一辈子住在这间土坯房里，请止步。

某天路过一位清瘦的少年，他看完门上贴着的告示，微微一笑。

少年敲门进去。

眼前是一位美丽的姑娘，一对长长的睫毛，像蝴蝶的翅膀那样扑扇扑扇，扇出细碎的风。一瞬间，少年几乎忘记了呼吸。

“你是……”烟垂下眼帘问。

“我叫囱，就是烟囱的囱。”少年回答道。

烟忍不住咯咯笑出声：“天下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吗？我叫烟。”

少年也跟着哈哈笑道：“啊，咱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烟囱呢。”

然后，他们的脸颊都飘上了红云。

这一年，烟二十二岁，囱二十二岁。

囱在这间老房子里住下来，他们结婚了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

结婚的那个晚上，阿睡不再哼走调了的《小星星》，他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地挂在烟囱里治疗自己的失眠了。

关于阿睡，烟没有和囱提起，怕吓着他。

直到某一天，阿睡又从烟囱里倒栽下来。当他“哼哼哼哼”地从灶膛里爬出来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声。

是囱的。

阿睡慌不择路地爬回烟囱。他倒挂着，悲伤地想，看起来，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。如果烟提出要他离开，再不要回来，那就走吧，虽然重新找一根烟囱，八十八年的治疗期又得重新开始。

囱生病了。

病好之后，烟忐忑不安地告诉了囱那个八十八年的约定。

“你真的只要了一对长长的睫毛吗？”囱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”囱在烟的额上亲了亲，说，

“我会和你一起守完这个约定。”

后来，越来越旧的老房子里，每天黄昏和阿睡打招呼的就不止是烟，而是烟和囱了。

“阿睡，你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，但是请你们不要吵我才好。”

烟和囱相视一笑。

甜蜜的日子过得和流水一样快啊。

烟三十五岁那年，有一天晚上，睡着睡着就没有醒来，太阳依旧红着脸膛。

老房子里，就只剩囱和两个孩子了。

囱每天都很悲伤，他有时候会忘记烧早餐，有时候会忘记做中餐，但是从来没有忘记煮好晚饭。

煮好晚饭后，他就坐在灶膛前。

“囱，我来了。”阿睡的声音从烟囱里传下来。

“暖吗？”

“很暖的。”

“哦，那就好。”

“我给你唱歌吧。”阿睡的歌声从烟囱里落下，粗粗的，哑哑的，走了调的，“一闪，一闪，亮晶晶，满天，都是，

小星星……”十几年不唱，他的歌声是越发难听了。

“烟说，你以前也唱歌给她听，是吗？”卤问。

“是啊。一直唱到你们结了婚，她不再孤单为止。”

“是这首歌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只会这一首。”

“那你唱吧，想着烟，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。”

阿睡的歌声一遍一遍地从烟囱里滚落，卤在歌声里，慢慢睡去，仿佛，烟就在他身旁。

卤的家人来找他了，他们说：“既然烟已经走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卤不走。

也有许多姑娘来找他，希望嫁给他，她们被他的英俊和痴情打动了芳心。

卤摇摇头。

又是十几年过去。两个孩子长大成人，盖了新房子，搬走了。

卤孤零零地一个人住着，他总觉得，烟就坐在老房子的某个角落里笑着看他，扑扇着她的睫毛。

就连阿睡也开始劝他：“你走吧，和孩子们住在一起。

那个八十八年的约定本来就不是我和你的，你没有必要守在这里。”

囱笑一笑，说：“我是守着烟呢。烟的约定，就是我的约定。”

这个时候，囱已经不需要阿睡唱走调的《小星星》整晚陪着了，他慢慢地走出了悲伤。

十年过去，二十年过去，三十年过去，四十年过去，囱的土坯房是越来越破旧了，他每天都要修补。

而烟囱始终是温暖的。

阿睡不小心从烟囱里倒栽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聊上一会儿，当然聊的都是烟。

“你还在想着烟吗？”阿睡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每一分钟都在想。”

“老想着一个人，心头很苦吧？”

“不，不苦，想着烟，心头是暖的。”囱的笑，便从皱纹里淌出来了。

“其实我也常想她，可是我一想起她，就想哭。”阿睡捂住眼睛，连忙回烟囱里去……

五十年过去，六十年过去。

囱在这间小小的土坯房里，独自生活了六十年。一个人的六十年，也许比六百年还长啊。

村子里，几乎没有这样的土坯房了。它们倒了，拆了，漂亮的楼房一座接着一座竖起来。

新楼房当然是没有烟囱的。

哪里还需要烟囱呢？煤气灶已经代替了土搭的灶台，有的只是排油烟的塑料管道。

村子里，终于只剩下这一根烟囱了。

很多年前，暮色四合的时候，村庄上面，轻轻地、飘飘地笼着的炊烟，也许是谁都懒得想起的画面了。

囱的烟囱，在清晨、正午、黄昏的时候，依旧，袅袅地飘着软软的、淡淡的烟，安安静静地述说心事。

它每天都是温暖的。

有一天，囱上山捡柴火时摔了腿。他的孩子和孙子们强行要把他带到他们的楼房里去，可他挣扎着一定要留在老房子里。

每天吃罢晚饭，他坐在灶膛前，灶膛前的凳子，是他和烟一起坐过的。

“阿睡啊，你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，但是不要吵我。”

囱便独自笑笑。

烟·囱

这一天，
阿睡又一个倒
栽葱，从灶膛
里爬出来。蓝
绸缎的帽子，
蓝绸缎的上衣，
蓝绸缎的裤子，
蓝绸缎的鞋面。

“你看起来真老啊。”阿

睡叹着气说。

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该是九十五岁了。你倒是一点儿都没有老呢！”

“我是鬼嘛，怎么会老？”

囱说：“一个人，老了就老了吧。”

阿睡低着头，双手抓着蓝绸缎的

